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惡道害人 顯神通濟公鬥法

話說濟公同妖道二人正自口角相爭，老道說：“和尚，我叫你三聲，你敢答應我三聲？”濟公說：“慢說三聲，六聲我都敢答應你。你叫罷！”老道一連叫了三聲，那老道口中唸唸有詞，把酒盃往桌上一拍，說聲：“敕令。”只見和尚正自吃著酒，忽然間翻身躺地下。梁員外一見吃驚，連說：“老法師，這是怎麼了？”老道說：“你要問哪，我略施小術，就把他給治倒。我這酒盃在這扣一天，和尚躺一天；我把這酒盃拿起來，或給他吃藥了，他纔能活哪！”這話方說完，只見和尚站起來了。老道說：“我這酒盃並未拿起來，你就活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來，你還沒給我藥吃，我再躺下就完了。”老道說：“和尚你敢把生辰八字告訴我嗎？”和尚說：“那也無妨，我就告訴你，我是某年某月某日生人，都告訴了你，你怎麼樣罷？”老道立刻口中唸唸有詞，說聲：“敕令。”照定和尚頭頂之上擊了一掌，說聲：“急！”站起身來，說：“員外，我走之後，你急速把和尚放走，要不然雞一鳴他准死，你可要打人命官司。”梁員一看那濟公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老道往外就走，員外在後面緊緊跟隨，說：“仙長爺慢走，我來替和尚賠罪。”老道並不答言，一直到五仙山祥雲觀之內，叫師弟劉妙通：“快給綁個草人來！”劉妙通問：“你又害誰呀？”張妙興說：“我這不是無故害人，祇因我化梁員外，這和尚濟顛僧，他膽敢戲耍於我，我是要暗害濟公，報仇雪恨，方出我胸中之氣。”劉妙通也不敢違背他，立刻用乾草綁個草人來，放在那裏。惡道又派劉妙通制辦物件，吃完晚飯，自己先把八仙桌兒放在那大殿之前，然後把香爐、蠟扦五供，應用東西物件全都排好，把兩個草人按放在兩旁。

惡道候至星斗出全，他到外面先把道冠摘下來，把扎頭繩一去，包頭條一解，把頭髮散開，把寶劍拉出來，立刻點上香，口中禱告說：“過往神靈，三清教主，保佑弟子，我要把濟顛害了！我化了梁員外銀兩，我給燒香上供，掛袍還願。”說完，把劍用無根水擲了，拿五穀糧食一撒，研了朱砂，撕了黃毛邊紙條，畫了靈符三道，把劍放好，粘上符咒，口中急說道：“快。”把寶劍一掄，那道符的火光，越掄越大，口中說：“頭道靈符，叫他狂風大作！二道靈符，把濟公魂魄拘來！三道靈符，我叫他人死為鬼，鬼死為灰！”正自揚揚得意，祇覺背後一股冷風，搶刀剝來。老道往旁一閃身，抬頭一看，來了一位綠林英雄，借燈光細看，頭戴透風馬尾巾，鬚邊斜插一枝守正戎淫花，身穿皂緞軟褂，靠周身密排寸扣，緞皂褲，花裹腿，藍緞襪，倒納千層底皮鞋。面如白玉，目如明星，眉似漆刷，鼻竇高聳，脣若丹霞，五官俊美，手執利刃，照定老道剝來。張妙興往旁邊一閃，用手一指點，口中唸唸有詞。說聲：“敕令。”那人翻身栽倒。老道要過來搶劍剝，祇聽屋中說：“師兄，你千萬別殺，那是我小弟的朋友。”過去先把那人扶起。

書中交代，來者乃是鎮江府丹陽縣人，姓陳名亮，家住陳家堡，自幼父母雙亡，跟著叔父、嬸母長大成人。他還有一個胞妹玉梅，他叔父陳廣泰，開白布店生理。陳亮自幼愛練拳腳棍棒，他和保鏢之人，學了一趟進步連環腿的工夫，後來結交本地有一人，名叫雷鳴，綽號人稱風裏雲煙。二人情如骨肉，把陳亮引入綠林之內。在江西玉山縣，有保鏢頭姓楊名明，綽號人稱威鎮八方夜遊神，乃是行俠仗義之人，專愛管一個路見不平之事，殺貪官，斬惡霸，平生好交結天下英雄。陳亮自入綠林之後，也就跟這些俠義在一處，人稱玉山縣三十六俠，內中何等人物都有。祇因這日是楊明之母壽誕之辰，眾人都來祝壽，俱有壽禮。陳亮來了，並未帶來一物。雷鳴就說：“賢弟，你今理應制辦些禮物來，以表你孝敬之心。老伯母生辰，叫別位觀之也好看。”陳亮說：“我有禮物，少時取來，與眾不同些。”此時正值四月初旬，夜內三更之後，他偷來一盤北鮮十個大桃，眾人一看個個稱奇。此時新桃未熟，陳桃已完，他會找來十個大桃，真不容易。眾人給買了一個號，人稱聖手白猿，從此人都以此號呼之。

陳亮這一年回家探望叔父，到家，他妹子陳玉梅和他叔父可就說：“陳亮不該身入綠林。咱們陳氏門中，世代雖說沒有做官的，也都是詩禮人家。你這一入江湖，綠林為賊，一則上對不起祖先，下也對不過這裏街鄰。一日為賊終身寇，事犯當官，難免雲陽市口，身受國法。上為賊父賊母，下為賊子賊孫。依我等相勸，你早早回頭，急速改過自新，家中買賣也無人照應。”陳亮一聽這些話，一語未發。這就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次日也未告辭，他自己離家，卻另有一個主意。他想：“我這一走，到京師求訪高僧高道，自己一出家，了一身之孽冤，上無父母牽纏，下無妻子掛礙。”

這日到了雲蘭鎮，想要找點銀錢作路費使用，夜間換上夜行衣，到了大戶人家，盜了幾十兩銀子，因天晚想要到祥雲觀看看劉妙通兄長，來至廟前，也沒扣門，由東邊理房進來。一看，那大殿頭前，有一張桌子，後面站定老道，髮髻散亂，黑臉帶煞，手執寶劍，正自作法。陳亮並未認識，自己一想：“這廝定是把劉妙通兄給害了！他在此興妖作怪，真乃可惱，不免我殺了他，一出我心中之氣。”想罷，跳下來一刀，未砍著老道。老道一抖袍袖，把陳亮治倒在地。那陳亮閉目等死。只見劉妙通跳出來說：“師兄這是我的朋友，看我份上別殺他。”張道說：“好，原來你勾串外人要害我，你好獨占這座廟。”陳亮說：“不是，我是一時粗率，祇當是你把劉妙通害了，你自己占這廟，我不知你們是師兄弟。”劉妙通給他二人見了，陳亮認了自己之錯，然後到屋內問：“張道爺在那裏作何法術？”劉妙通說：“賢弟，你早不來晚不來，單候至今日來，他這是要害那靈隱寺的濟公長老，拘人家三魂七魄。我也聽人說過，那濟公是一位得道之人，恐其未必能把人家魂給拘來。”陳亮一聽，心中說：“我正要訪高僧高道，想要出家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遇。我今看他二人誰的能為好？”正在思想，祇聽外邊老道又做起法來，口中說：“濟顛魂魄不來，等待何時？”又把那二道符掄起來，火光大作，方往外一甩，祇見由西北起了一陣狂風，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揚罷狂風，倒樹絕林，江聲昏慘慘，枯樹暗沉沉，海浪如山縱，渾波萬疊侵，萬鬼怒嘯天煙氣，走石飛沙亂傷人。

這陣風過去，祇聽有草鞋之聲，隨風彳亍彳亍。響不多時，祇見桌案以前，站定一個窮顛和尚。張妙興說：“好膽大妖僧！我拘你魂來，你怎麼人來見我？”濟公哈哈大笑說：“孽障，你好膽大！你不知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”

要知僧道鬥法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